

你在树上看到了什么

乔忠延

你在树上看到了什么？树干，树枝，树叶，还有花朵和果实。是，又不尽然，这只是外在的形姿。大音希声，大象无形，随着年岁的增长，无形的智识日渐从树身、树冠，甚而从看不见的树根间显现出来，那不是招眼的花果，却有比花果更丰富的营养。

树根与树身

树根与树身这个标题很蹩脚。准确说，树根是树身的一部分，怎么能并列呢？

写文章就是这样，为了渲染某一点的重要，将之抽拔出来放在显赫的位置。这个标题只能这般强词夺理来解释。

别看树根仅仅是树身的一部分，却是决定树木生命的要害部位。人常说，落地生根。生根才能发芽，发芽才能成长。树高千丈忘不了根，实际是树高千丈离不开根。无论多高的树，只要切断与根的联系，死亡马上降临。反之，若是砍掉树干，树木未必死亡，根部还会发出新的嫩芽，长出新的枝叶，以致再长成一棵参天大树。

当然，树干、树冠从不辜负树根的恩德，一边从大地吸取养分，滋养身躯；一边从天空采集光热，回报根脉。树冠从没有因为自己风光体面，而炫耀，而傲慢；树根从没有因为自己无出头之日，而怨悔，而懈怠，默默无闻努力，默默无闻扩展，用自己密布在地下的脉络，供养树冠的繁茂。

植物学家说，树冠有多高，树根就有多深；树冠有多大，树根就有多大。

这是树根与树身亘古不变的法

则。这法则构成了树木的品格，能看见的高大与阔绰，来自于看不见的博大与深邃。

小叶与大叶

树木不同，叶子也不同。叶子不同，树木生长的快慢不同，寿命长短也不同。

树木发芽破土，每日每时的生长无不依靠双向合作。脚下的根和头顶的叶，都在不遗余力地生长。根在吸取地下的水分，叶在采撷天上的光泽。一般来说，叶子大小决定着采撷光泽的多与少。采撷到光泽的多与少，决定着树木生长的快与慢。

生长的快与慢，决定着树木材质的好与坏。同样是松树，生长在东北大兴安岭和东南武夷山上的质地，根本不可同日而语，东北的坚硬，东南的柔软。最主要的是，生长的快与慢还决定着树木寿命的长与短。

当阔叶树像晚霞消散一样吟唱生命挽歌时，针叶树仍在春蚕啃食桑叶那般，吟着青春的旋律，不急不躁，从容文雅。

笔直与弯曲

一棵笔直参天的乔木，似乎与人工砍削关系至殷。小树一旦有旁逸斜出，人们就会毫不犹豫地斧砍刀削掉，促使其把有限的活力用在冲刺高阔的苍穹。由此便派生出格言：“树不砍不成材，玉不琢不成器。”由这格言推及，人若不严格管教，必然难堪大用。

可是，原始森林里的树木并非如此。试想，那些树木谁砍过？谁削过？没有。很早很早的时候，没有去关心吃饱肚子以外的事情。仔细看，再仔细看，成坡，成壑，成山，摩肩接踵的树木，尤其是松树，几乎比肩等高，少见一棵横生枝杈、弯背弓腰。是的，倘有一棵树分心于旁逸斜出的意趣，很快就会被遮掩，被淘汰，永无出头之日。比肩向上，追逐顶尖优势，是树木共同拥有的心态。

似乎每一棵树都懂得：弱肉强食，是从林法则。优胜劣汰，也是丛林法则。不被强者遮掩，不被优者淘汰，唯有依靠自身努力。

柔与刚劲

多数人希望兼具猴气与虎气。猴气，顺应环境，灵活多变；虎气，威武凛然，顶天立地。这是阴柔与阳刚的两面。

太原地铁1号线站名掌故·柳南站

郝 波

柳南站位于迎泽区迎泽大街与柳巷南路——青年路一线交叉口，车站共设4个出入口。该站工程名为柳巷南口站，公示名为柳巷站，最终确定名为柳南站，因位于柳巷南路南口而得名。

柳南系柳巷南路约定俗成的简称，柳巷南路又因位于柳巷之南而得名。关于柳巷得名的来历，即柳老太太掩护常遇春的故事，可谓家喻户晓，妇孺皆知，这里不再赘述。但是，因为这个故事并未出现于史志古籍，只是口口相传，令人不禁怀疑其真实性。现在所能见到最早的关于柳巷的记录是明永乐六年(1408)编纂

完成的《永乐大典》卷五二〇一中的“元坊名……皇华坊(即小柳巷)、澄清坊(即大柳巷)”。小柳巷即今柳巷，大柳巷即今西肖墙和上肖墙，由此可见，此二坊在元代时为坊，在明初时可能已得名大、小柳巷，故需备注。柳巷南路是1956年在拆去原老香村、六味斋、亨得利、柯达照相馆、集升帽庄、元合堂等店铺和打通麻绳巷、右字巷、大袁家巷、永和巷后才开辟的道路。

柳南站附近有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山西监管局、东方明珠湖滨广场、山西国际金融中心、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迎泽宾馆。

不管人有没有做到，大多数树木做到了。树枝、树叶是阴柔的，尤其是春来发几枝的那些新枝嫩芽。还有那些刚刚栽植的小树，即使树干，也没有一棵不是柔软的，柔软到可以挽作弯弓的程度。考核树木柔度的是风，风吹来了，树叶在摇晃，树枝在摆动。风小，树叶招招手，树枝挥挥臂；风大，树叶点点头，树枝甩甩臂。风若是再大，再大，新栽的小树会屈从弯腰。这一弯腰，树叶、树枝就会躲过摧折断掉的灾难。

过几年，再过几年，树木高大了，挺拔笔直的树干不再摧眉折腰随风倒，而是用自身的力度消减狂风的力度。树叶、树枝可以在风中摇摇晃晃，树干却绝不妥协。于是，世人借助树木的刚劲，栽植了一道道防风林。树木不妥协，风只能妥协。风，妥协了，停息了，并不怨恨树木，还向树木致敬，尊称：风骨。

花朵和果实

树木不会走，树木却要走，甚至要飞。走和飞都是树木的向往，自己可以固守在一个地方，可不能没有后辈，或者让自己固守的地方成为后辈的图圈。

在世人眼里，树木这向往简直就是让石头开花结果。石头能不能开花结果暂且不说，树木先让自己开花结果了。花朵一开，香味飘散，蝴蝶来了，蜜蜂来了，钻进花蕊美餐一气，临走还接受花朵慷慨馈赠，带走满身的花粉。蝴蝶兴奋，蜜蜂也兴奋，兴奋地游走串户，像是炫耀被甜蜜盛宴招待的荣光。这一游走串户，所到之处都沾染上花粉，不知不觉蝴蝶、蜜蜂成为传粉的天使。树木奉献自己的甜蜜，建立了牢不可破的朋友圈。我理解树木的手法应该是：将欲取之，必先予之。

树木继续光大自己的优秀传统，让授粉后的果实好好成长，长成一嘟噜蜜汁。秋日果实成熟了，或红，或黄，或紫，无不散发着清香。各种鸟雀闻香赶来，饱享这甜蜜的盛宴，树木来者不拒，分文不取。喜鹊、锦鸡，你来他去，他去你来，吃饱了果肉，带走了种子。树木的后代就这样借助鸟雀的翅膀，远走他乡。

树木美人之美，蜂蝶和鸟雀也美人之美，美美与共，生生不息，自然皆大欢喜。



畅游晋祠之东大门

赵士岱 文/图

晋祠东大门是晋祠景区的正门，游客进入晋祠参观游览一般都从东大门进入。东大门朝东，迎接着每日的晨曦，所以又称“迎曦门”。这座大门面阔五间，进深三间，堪称一座殿堂。于1984年始建，1985年竣工。最早晋祠路便从东大门前通过，后来改建晋祠公园后，东大门前辟为广场，这一段晋祠路并入了后来开辟的晋阳大道中，离东大门500多米。

东大门为单檐歇山顶，气派宏伟。门额题“晋祠”二字为唐太宗李世民的手迹，集自李世民书写的《晋祠铭并序》碑。门上楹联题“临汾川而降祉；构仁智以栖神”，同样集自《晋祠之铭并序》，意思是位于汾河边的唐叔虞祠能够给人们降下福祉，这里的人们以仁德之心供奉神灵。大门内侧两壁上的砖雕是五福捧寿，给人以亲民之感。

进入东大门，回看朝西的匾额，上题“宗唐发轫”，是当代著名古文字学家张颔题写的大篆，所配楹联是：“赫赫宗周，明明哲辅，诞灵降德，承文继武；天地可极，神威靡坠，万代千龄，芳猷永嗣。”这也是《晋祠之铭并序》中的句子。所谓“宗唐”，即唐太宗李世民所宗之“唐”为唐叔虞之唐，唐叔虞所宗之“唐”为唐尧之唐。所以，唐尧、唐叔虞、唐代，一路走来，晋祠被称为唐地之祖。

东大门两侧有游廊。北边游廊匾额题“芳园锦绣”，楹联为“悬瓮山前生雅趣；晋祠胜似小瀛洲。”南面游廊匾额题“宜景乐地”，楹联为：“水光山色如娇画；草绿花妍若妙涛。”这两座游廊对称而立，掩映在花木之间，衬托东大门的浑厚之气，同时也给热闹的东大门增添了一份幽静之气。

东大门外广场的中央是东牌坊，是一座明代古建，从太原东山芳林寺废墟中整体迁建而来。广场上从东到西依次排列着四对亭台，建于2017年，虽然每个建筑都独立存在，看似没有连接，但是又与东大门呼应，形成一组建筑整体。于是，东大门、游廊、亭台、牌坊，构成了东大门广场古建筑群。

